

社 长 任兆文  
总 编 辑 左执中  
责任编辑 琚林勇  
装帧设计 易 一

**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·先秦卷**

全书主编 王连升

本卷主编 张荣明

\*

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平遥县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9.875 字数: 989 千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 册

\*

ISBN 7—5440—0931—9

G·932 定价:(上、下) 47.60 元

D2 N1

97  
K204.4  
9  
2:2(2)

全书主编 王连升  
本卷主编 张荣明

新编

XINBIANZHONGGUOLICROJISHIBENMO

先秦卷

下

撰稿人(按姓氏笔  
马瑞江 朱柳郁 张东刚  
张荣明 胡安贵 崔一心

C

545759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---

## 编辑说明

在传统的史书中,纪事本末体也许是一种最为接近一般读者的体裁了。一朝历史通过若干大事而得以展示,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晰的线索,有助于人们连贯地完整地领略一个朝代的政治、军事风貌。

但是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有显明的问题。它主要反映政治、军事和朝代更替,而没有纪传体那样的气魄,能够涵盖相关的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内容;也没有编年体那样的胸襟,纳涓流于巨细,因而舍弃了相当多的宝贵资料。纪事本末体史书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,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著作群。春秋之前阙如,有清一代无书。其余问题还有,题目过大,内容松散,取材有限,基本上是将若干种书的材料堆砌一起,而少有创见。

在策划与组织编纂这套《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》时,我们与主编王连升先生和诸位分卷主编达成一种共识:借助纪事本末体这种形式,通过某些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大事,展示一朝代乃至全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。所谓新编,不仅指时间上前推至中国文明的起源,下延至辛亥首义清廷覆亡,而且在题目数量上予以扩充,增补了经济、文化等内容,力求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。取材范围也扩至以往的全部史书。纪事力求详尽,内容则连贯紧凑,并能反映今人的最新研究成果。当然,实际效果是否如愿,尚有待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作出客观的评价,并提出宝贵的意见,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编辑部

## 目

## 录

## 上

## 卷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文明的起源·····     | (1)   |
| 炎黄之战·····      | (25)  |
| 尧舜禅让·····      | (33)  |
| 大禹治水·····      | (41)  |
| 夏朝创立与太康失国····· | (52)  |
| 少康中兴·····      | (65)  |
| 商汤灭夏桀·····     | (76)  |
| 伊尹放太甲·····     | (89)  |
| 盘庚迁殷·····      | (97)  |
| 武丁中兴·····      | (105) |
| 周族兴起·····      | (115) |
| 文王受命·····      | (123) |
| 武王伐纣·····      | (132) |
| 周封诸侯·····      | (140) |
| 周公摄政·····      | (149) |
| 成康之治·····      | (163) |
| 周穆王西征·····     | (175) |
| 国人暴动·····      | (185) |
| 宣王中兴·····      | (191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烽火戏诸侯·····   | (197) |
| 平王东迁·····    | (204) |
| 鲁隐公执政·····   | (211) |
| 周郑交质·····    | (217) |
| 郑伯克段于鄢·····  | (223) |
| 卫州吁宣姜之乱····· | (230) |
| 宋殇闵昭公之弑····· | (237) |
| 鲁文姜之乱·····   | (244) |
| 齐兴东方·····    | (250) |
| 郑厉公争国·····   | (256) |
| 曲沃并晋·····    | (264) |
| 庆父之乱·····    | (270) |
| 楚国始兴·····    | (279) |
| 管仲相齐·····    | (292) |
| 齐桓公称霸·····   | (307) |
| 晋灭虞虢·····    | (323) |
| 宋襄公图霸·····   | (331) |
| 齐五子争位·····   | (338) |
| 王子带之乱·····   | (347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郑穆公之立·····  | (354) |
| 骊姬之乱·····   | (361) |
| 晋文公称霸·····  | (373) |
| 宁武子弭卫难····· | (392) |
| 秦霸西戎·····   | (398) |
| 晋灵公之弑·····  | (410) |
| 陈灵公无道·····  | (418) |
| 楚庄王争霸·····  | (423) |
| 晋灭赤狄·····   | (440) |
| 靡笄之战·····   | (445) |
| 晋秦约盟·····   | (454) |
| 鄢陵之战·····   | (460) |
| 巫臣助吴·····   | (469) |
| 季札让国·····   | (475) |
| 晋悼公复霸·····  | (483) |
| 子罕为政·····   | (498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卫献公复辟·····  | (503) |
| 鲁霸邾莒·····   | (511) |
| 五尹代政·····   | (518) |
| 庄公尚武·····   | (525) |
| 崔庆之乱·····   | (533) |
| 向戌弭兵·····   | (543) |
| 子产相郑·····   | (552) |
| 灵王祸楚·····   | (564) |
| 楚平王得国·····  | (572) |
| 陈蔡灭兴·····   | (579) |
| 晏婴相齐·····   | (585) |
| 晋国卿族兴废····· | (594) |
| 晋失诸侯·····   | (603) |
| 田齐兴起·····   | (612) |
| 鲁国列卿兴起····· | (622) |
| 三桓弱鲁·····   | (630) |

## 下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宋国公族兴废····· | (643) |
| 王子朝之乱·····  | (657) |
| 老子论道·····   | (665) |
| 伍子胥仕吴·····  | (674) |
| 孙子论兵·····   | (682) |
| 宋元公论龟灵····· | (691) |
| 陪臣执国命·····  | (697) |
| 孔子仕鲁·····   | (706) |

## 卷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孔子周游列国····· | (723) |
| 阖闾入郢·····   | (737) |
| 孔门弟子·····   | (755) |
| 瞽瞍父子争国····· | (765) |
| 楚惠王灭陈·····  | (773) |
| 白公胜之乱·····  | (780) |
| 勾践灭吴·····   | (790) |
| 陶朱公事迹·····  | (801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三家分晋·····    | (812)  | 胡服骑射·····    | (1016) |
| 魏文侯称雄·····   | (821)  | 赵攻中山·····    | (1028) |
| 田氏代齐·····    | (828)  | 列国难周·····    | (1035) |
| 邹衍谈天·····    | (834)  | 楚怀王客死于秦····· | (1042) |
| 墨翟论爱人·····   | (840)  | 屈原放逐·····    | (1055) |
| 吴起仕魏相楚·····  | (847)  | 孟尝君相齐·····   | (1068) |
| 孟子答梁惠王问····· | (856)  | 齐闵王灭宋·····   | (1081) |
| 商鞅变法·····    | (864)  | 乐毅伐齐·····    | (1089) |
| 威王强齐·····    | (875)  | 田单复国·····    | (1101) |
| 申不害相韩·····   | (888)  | 魏冉相秦·····    | (1109) |
| 列子寓言·····    | (897)  | 白起伐梁破楚·····  | (1121) |
| 庄子传道·····    | (906)  | 将相和·····     | (1133) |
| 神医扁鹊·····    | (916)  | 范雎相秦·····    | (1140) |
| 桂陵之战·····    | (923)  | 长平之战·····    | (1156) |
| 马陵之战·····    | (934)  | 平原君相赵·····   | (1168) |
| 苏秦合纵·····    | (943)  | 信陵君窃符救赵····· | (1178) |
| 齐宣王好士·····   | (955)  | 荀学百家·····    | (1189) |
| 张仪连横·····    | (963)  | 春申君相楚·····   | (1202) |
| 靖郭君相齐·····   | (974)  | 吕不韦相秦·····   | (1212) |
| 周分东西·····    | (981)  | 韩学刑名·····    | (1224) |
| 秦并巴蜀·····    | (990)  | 荆轲刺秦王·····   | (1238) |
| 燕王哙让国·····   | (999)  | 王翦灭赵楚·····   | (1248) |
| 樗里疾甘茂相秦····· | (1005) | 王贲灭燕齐·····   | (1255) |

## 宋国公族兴废

宋襄公图霸，使宋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一度振兴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到春秋中叶以后，宋国便迅速衰弱下去了。虽然晋、楚两大国争霸使宋国处于不利地位，影响了宋国的发展和强大，但宋国内部连年不断的政治内讧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。

春秋时代被史学家称作“乱世”，旧的社会秩序逐渐被破坏，宋国内部贵族的腐朽无道更加剧了社会的动乱。宋成公死后，宋昭公即位。昭公是一个不行德政、残酷暴虐的君主，他认为公族（先君的儿子们的族人）的势力对自己构成了威胁，想用武力把他们统统赶到国外，不然的话就杀死。司马乐豫劝阻说：“这不行。公族是国君所依靠的力量，犹如树长枝叶一样，是为了遮掩自身。如果去掉树的枝叶，大树就没有遮蔽了。如果陛下能安抚、亲近他们，他们都会成为陛下左右的辅弼大臣，谁还能有三心二意？您为什么要除掉他们呢？”昭公不听，召集人马准备进攻公族。宋穆公、宋襄公的子孙们闻听消息，先下手为强，召集国内的人们攻打昭公，在宫廷内杀了公孙固和公孙郑。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，由大臣们出面同公族讲和，乐豫把大司马的官职让给了公子卬，此事才算暂告平息。

宋昭公对襄公的夫人王姬（昭公的君祖母，周王室的公主）粗暴无礼，王姬很不满意。宋昭公元年（前619），王姬依靠戴氏族人的力量杀了昭公的党羽孔叔、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卬，司城荡意诸逃往鲁国。

与昭公的昏庸无道截然相反，他的异母弟公子鲍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，积极收买人心。宋国发生饥荒，他就把自己的粮食全部捐献给国人；对年纪七十以上的老人，他按季节送去时令用品；拉拢公族，使他们亲近自己；同时，还极力招揽有能之士到自己的门下。经过公子鲍的苦心经营，人们对他很有好感。公子鲍生得英俊潇洒，襄公夫人十分动心，便有意亲近公子鲍，想与他发生性关系。公子鲍不肯，襄公夫人不但不恼怒，反而取出自己的财物帮助他施舍。就这样，宋昭公眼望着公子鲍羽翼丰满起来。

不久以后，襄公夫人安排昭公到孟诸（今河南商丘东北）去打猎，准备乘机杀死他。昭公知道事情不妙，但大势已去，也无可奈何，便带上了全部珍宝前往孟诸。司城荡意诸劝告说：“与其坐以待毙，何不逃到诸侯各国去？”昭公叹息说：“文武百官不信服我，君祖母抛弃我，诸侯谁肯接纳我呢？况且，我身为君主，再去做别人的臣下，还不如死了好！”随后，把珍宝散发给左右侍从，让他们各自离去了。襄公夫人派人告诉司城荡意诸离开昭公，荡意诸拒绝道：“我身为人臣，君主有难自己逃开，今后还怎么做别人的臣下？”

宋昭公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宋昭公前往孟诸打猎，襄公夫人王姬派人在半途中把昭公杀死，荡意诸随行以身殉职。公子鲍即位，是为宋文公。他任命弟弟公子须做了司城，荡虺做了司马。

宋昭公被杀后，昭公的党羽、武氏族人勾结昭公的儿子，准备拉拢公子须发动叛乱。不料，阴谋败露，宋文公二年（前609）十二月，宋文公首先杀了公子须和昭公的儿子，然后派戴公、庄公、桓公的族人攻伐武氏，把武公、穆公的族人赶出宋国。文公重新命公孙师为司城，乐吕为司寇，以安定国内的人心。

宋文公和宋共公在位的三十多年间，宋国国内政局比较稳定。在这表面的平静下面，各族的力量逐渐积聚，日益壮大。宋共公十三年（前576），共公逝世，平公即位。这时，华元任右师，鱼

石任左师，荡泽任司马，华喜任司徒，公孙师任司城，向为人任大司寇，鳞朱任少司寇，向带任大宰，鱼府任少宰。君弱臣强，政出多门，矛盾顿起。司马荡泽想削弱国君的力量，杀了公子肥。华元立即表态：“我任职右师，辅佐国君理政，现在，国君的势力衰弱，我却无能为力去帮助，这是我的过失。不能尽职尽责，怎能贪图利禄！”于是，打点行装出走晋国。

右师华元、司徒华喜是戴公的后代，司城公孙师是庄公的后代，其他六位大臣都是桓公的后代。左师鱼石看到华元出走，感到不安，打算留住华元。少宰鱼府说：“如果右师回来，他必定会讨伐荡泽，这会伤害我们桓氏族人！”鱼石说：“我们把他迎回来，即使允许他讨伐荡泽，想必他也不敢。华元在国家建立过大功，调停诸侯弭兵，人心归服，他出走，国内的人民会背叛我们，将来我们会更危险。假如华元讨伐荡泽，也只不过亡掉桓氏的一支，无害于桓氏大局。”说服了族人，鱼石自己亲自到黄河岸边劝阻华元回国。华元提出条件：“必须讨伐荡泽！”鱼石点头同意，华元才返回国都。随后，华元派华喜和公孙师率领国内的人民进攻荡泽，将他杀死。

虽然桓氏一族事先默认华元讨伐荡泽，但眼看着骨肉兄弟被杀，却又难以认可，左师鱼石、大司寇向为人、少司寇鳞朱、大宰向带、少宰鱼府一起离开国都躲到睢水岸边。为避免内乱，华元派人劝他们回到国都，就任原职。鱼石等人不同意。这年十月，华元亲自去安慰鱼石等人，他们再次拒绝。华元走后，鱼府焦虑地说：“如果我们现在不回都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华元此次来去匆匆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乱转，这是他在打别的主意。如果他现在匆匆而回的话，就是不想接纳我们了！”说完，登上山顶远望，看到华元疾驰而去。鱼石、鱼府等人急忙驱车追随华元，但为时已晚，华元命人掘开睢水，关闭城门，鱼石等人想回都也不可能了。无奈，他们五人逃亡到楚国。华元任命向戌（桓氏族人）为左师，

自己的族人老佐为司马，乐裔为司寇，以安定人心。

鱼石等人逃难到楚国，正好给了楚国干涉宋国内政的机会。三年之后，楚、郑两国联合攻伐宋国，先后攻占宋国的朝郟（今江苏夏邑）、幽丘（今安徽萧县）、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把鱼石、鱼府、向为人、向带、鳞朱安置在那里，并派武力戍守。宋国人感到十分不安，西鉏吾气愤地说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？如果楚国人真心帮助我们，施予我们德惠，我们就同他们一心；如若不然，我们即使把全部宋国送给他们，他们的贪心也不会满足。把人们讨厌的人送回宋国，这是企图钻我们的空子，加害于我们，既然如此，晋国也会出面干涉，我们也可以求得晋国的帮助！”就这样，宋国陷入了楚、晋两大国的争斗之中，连年战祸不已，弭兵局面彻底破坏了。

桓公的族人势力削弱之后，戴公族的势力在宋国强大起来，内讧随之而起。宋平公二十年，大臣华阅死，他弟弟华臣认为华阅的儿子皋比年幼好欺，便阴谋霸占皋比的家财，派人杀死了皋比的家宰华吴。当时歹徒一共有六人，他们把华吴杀死在左师向戌的房后。向戌很害怕，对人表白说：“我老头子没有罪！”歹徒说：“不关你的事，皋比为了家政而处死华吴。”宋平公闻听此事，很气怒：“华臣不仅欺负自己的族人，而且破坏宋国政治，我要把华臣赶走！”向戌劝阻说：“华臣也是一位卿，大臣不能忠君爱国，这是国家的耻辱。我看，不如息事宁人罢了。”平公赦免了华臣的罪过。向戌对华臣的为人感到厌恶，他自己准备了一把马鞭，每当经过华臣的家门时，他都打马赶紧跑开。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宋国人追杀一条疯狗，疯狗逃入华臣院中，宋国的人们冲入华臣家中，华臣心虚，恐慌之中逃到陈国去了。

宋国的芮司徒生了个女儿，红色的皮肤长满了毛，芮司徒很不安，命人把此女抛弃到外边。恰巧，共公的夫人共姬的仆人从那里经过，顺便抱回去送给了共姬。共姬把她养大，生得十分漂

亮，取名叫弃。一次，宋平公去向母亲共姬问候平安，共姬留下平公吃晚餐，无意之中，平公看见了弃，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，共姬就把弃送给平公做妾。平公十分宠爱弃，生下公子佐，长得十分难看，但性情温和。太子痤生得英俊，但心地凶狠，向戌很讨厌他。寺人<sup>①</sup>伊戾任太子的内师，与太子的关系也很糟糕。

宋平公二十九年秋天，楚国使者到晋国访问，途经宋国。太子痤与这位使者是故友，向平公请求在郊外设宴招待楚使，平公答应了。寺人伊戾请求随太子一同前往，平公奇怪，问：“太子不是讨厌你吗？”伊戾回答：“小人事奉君子，受宠爱不敢亲近，受讨厌不敢远离。我事奉太子。岂敢有三心二意呢？陪同前去是我的职责。”平公看他言辞恳切，就让他去了。寺人伊戾是个内心险恶的家伙，他想借这个机会陷害太子。到了相会的地点，他偷偷地挖了坑，在坑内杀了牺牲，把伪造的盟书放在牺牲上面，使人看似盟誓的样子。然后，驱车疾速返回国都。他到了平公跟前，诬告太子说：“报告陛下，太子企图勾结楚人作乱，杀君自立，他们已经结盟了！”平公有些惶惑，说：“他是太子，怎么会杀我自立呢？”伊戾立即说：“太子早就想当国君，已经迫不及待了！”平公派人去查看，回来报告说有此事，平公又问向戌和弃。他们都厌恶太子痤，便不失时机地说：“确实听到过类似的话。”平公相信了，把太子痤囚禁起来。太子身陷囹圄，说：“只有公子佐能救我一命了！”让人把公子佐召去，请公子佐到平公跟前求情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如果到中午他不给我回话，我是必死无疑了！”

太子痤的话被左师向戌知道了。向戌把公子佐找到自己府中，寻找话题说个没完，故意拖住公子佐。中午已过，太子痤见公子佐没有回音，以为平公不同意赦免自己，就悬梁自尽了。公子佐被立为太子。不久，平公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，就把伊戾处死。

<sup>①</sup> 寺人：割去生殖器官的内宫男仆，后来宦官、太监缘此而来。

宋平公晚期，向戌召集晋、楚两大国举行停战谈判，实现了春秋时期的第二次弭兵，在国内大权在握，与华氏共辅国政。一次，向戌看到一个遯马人，问道：“你是哪家的人？”遯马人回答：“我是君夫人的家人。”向戌听后心中不快，板起面孔道：“谁是君夫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太子佐的母亲弃本是妾，所以向戌明知故问。遯马人回去把这话报告了弃夫人，夫人也怕向氏三分，派人给他送去马和锦，同时还有玉器，说：“国君的妾弃派我们献给您的。”向戌这才改口称“君夫人”，接受了礼物。

寺人伊戾作难的十年后，寺人柳又演出了相似的一幕。寺人柳受平公的宠信，太子佐却很厌恶他。右师华合比对太子佐说：“我一定杀了他！”不料，这事被寺人柳得悉，他把寺人伊戾的故伎重演，在北城郊外挖坑、杀牲、伪造盟书，然后报告平公说：“华合比暗中勾结逃亡在外的华臣，想把华臣迎回国内，他们已经举行盟誓了！”平公立即派人去侦察，结果发现了盟书，一怒之下驱逐了华合比。当时，华氏族入华亥想接替右师职务，就同寺人柳勾结在一起，证明华合比确实与华臣有勾结。结果，宋平公任命华亥担任了右师。华亥去见左师向戌，向戌指责他说：“你将来也会被赶到国外的！你对别人怎样，别人对你就怎样。《诗经》中说，族长如城，勿使城坏，自己无畏。你破坏你的宗族，使你的族长流落他邦，难道你不害怕吗！”

宋平公在位长达四十多年，他死后太子佐即位，是为宋元公。这时，华、向两族势力再盛，君权衰弱，酝酿着一场新的危机。宋元公十年（前522）春天，鲁国史官梓慎观测天象时对别人说：“从星象上看，今年宋国会有内乱，而且乱得国家几乎灭亡，三年之后才会安定。”叔孙昭子议论说：“那就是戴公（华氏）、桓公（向氏）两族的祸乱了。他们大权在握，奢侈无极，肯定是他们滋事！”

宋元公虽为国君，强臣在下，使他终日不安。他打算驱逐华、

向两族。华定、华亥、向宁也凑到一起密谋策划，准备先下手发难。随后，华亥假装有病不再上朝，以引诱杀掉元公的族人。公子们前去探望，华亥就把他们扣押起来。这年六月九日，先后杀死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公子朱、公子固、公孙援、公孙丁六人，并把元公的亲信向胜、向行囚禁起来。宋元公敢怒不敢言，忍气吞声到华氏那里哀求。华氏非但不就此罢休，反而劫持了宋元公。六月十六日，元公把太子栾和兄弟公子辰、公子地交出作为人质，华亥也把儿子华无惑、华定把儿子华启、向宁把儿子向罗交给元公作为人质，双方盟誓后，才暂告罢休。

在华、向之乱中，公子城、公孙忌、乐舍、司马强、向郑、楚建等人避乱逃到了郑国。他们的党羽同华亥在鬼阎交战，战败后逃往晋国。

华亥扣留国君的太子做人质是担心元公不讲信用，说了不算。华亥和他的妻子每天吃饭前，都要先侍候作为人质的公子们吃完，然后自己才去吃饭。宋元公和夫人每天都要到华亥府中，看着公子们吃完饭，然后才回宫吃饭。时间一久，华亥感到很不安，想放人质回去。向宁不同意，说：“正因为他缺乏信用，我们才扣留人质。如果把人质放回，他很快就会向我们发难！”

宋元公召大司马华费遂前去，对他吐露了打算攻打华氏的心思，华费遂同情元公，回答道：“陛下有令，臣不惜肝脑涂地奉命执行，决不敢有二心。不过，在目前草莽行事只怕旧虑不除又添新忧，这是臣的一点想法，如实奉告，听候陛下的命令！”宋元公说：“孩子们死在华氏那里是命中注定，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了！”这年十月，元公杀死了华氏、向氏的人质发兵攻打这两家，华氏、向氏逃亡到陈国，华登逃到吴国。临逃前向宁想杀死太子，华亥叹息说：“我们上犯国君，若再杀公子，还有谁肯收留我们？况且，放他们回去还可以取得功劳。”华亥派哥哥华轻送公子们回宫，说：“您年纪大了，不能再流亡了，送回三位公子的功劳，一

定可以使你免罪。”华轻把公子们送回宫内，准备离开。宋元公急忙召见他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知道你没有罪，你应该官任原职。”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大司马华费遂有三个儿子，华貍、华多僚和华登。华登参与华亥叛乱，逃亡在外，华貍任少司马，华多僚做御士。华多僚与华貍兄弟二人不和，华多僚屡次在元公面前诬陷华貍说：“他打算迎回那些逃亡的人。”元公最初不信，久而久之起了疑心，说道：“大司马为了我，使他的儿子逃亡在外，我不能再驱赶他另外的儿子了”。华多僚却说：“陛下若怜惜大司马，不愿再让他的儿子逃亡，自己可要做好逃亡的准备，而且逃得越远越好！”元公听后很不安。第二天，派人召来华费遂的仆人宜僚，赏给他酒喝，对他谈了自己的顾虑。宜僚回去告诉了华费遂，华费遂叹息说：“一定是多僚干的！我生下这样一个无事生非、制造谣言的儿子，既不能杀了他，又不能违背国君的旨意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随即入宫同元公商量，打算安排华貍到孟诸去打猎，然后打发他出国躲避。

华貍临行前并不知事情的原委，宋元公把他请进宫去宴饮，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礼物，甚至赏赐了他的随从。华费遂也像国君那样优遇华貍。华貍的亲信张勺觉得此事奇怪，说：“一定是有什么异常的事了！”华貍拔出剑放在仆人宜僚的脖子上呵道：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！”宜僚无奈把真情吐露出来。张勺想杀死多僚，华貍说：“父亲已经年老，华登逃亡在外已经使他十分伤心，我不愿再把事情闹大，干脆逃亡算了！”

宋元公十一年五月十四日，华貍打算拜见父亲后动身，不巧在朝中正好碰见华多僚。张勺怒火上冲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同华貍、郑翩一起杀死华多僚，劫持华费遂发动叛乱，召回逃亡国外的人们。二十日，华亥、向宁带着逃亡的人们返回国内，元公派乐大心、华轻等人率军阻击。华氏的人马驻在庐门之外，宋都内的人们加固城墙严阵以待。

十月，华登引导着吴国军队救援华貊。当时，齐将乌枝鸣率军戍守宋国。部下对他献策道：“兵书中说：先发制人可以摧其士气，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竭。我们可以乘其疲惫发起攻击。如果等到敌人都赶来安营扎寨，华氏人多势众，就难以取胜了。”乌枝鸣采纳此策，齐、宋两军在鸿口将吴军击败，俘敌将偃州员。华登率领余部反击，击败宋军。宋元公一见战败，想逃亡国外，厨邑大夫濮劝阻道：“我是臣下，宁可战死，决不陪着陛下逃亡！”随后来到军中高声叫道：“愿意为陛下而战的勇士，挥舞你们的旗帜！”将士们听后都挥动军旗。元公在城门上一见这场面，增添了信心，喊道：“国家灭亡，国君逃亡，这也是各位勇士的耻辱！希望大家同仇敌忾，卫家卫国！”乌枝鸣说：“以少战多必须勇于死拼，要想死拼必须破釜沉舟。把所有守备力量都集中过来，用剑同敌人决战！”宋元公依从，指挥军队同吴军决战，华登败走，厨邑大夫用裙衣包上砍下的人头，举起来高叫：“华登已被杀死，大家冲呀！”将华氏人马彻底击溃。

这时，公子城引导着晋国军队同前来支援宋国的曹、卫、齐各国军队会合。十一月七日，双方军队在赭丘对垒。华貊的部将郑翩想摆列鸛形军阵，他的御手建议摆列鹅形军阵。干犇为华貊赶车，张勺为车右；子禄为公子城御车，庄董为车右。两车相遇，公子城退了回去。华貊大叫：“你就是公子城吧，不敢过来吗？”公子城受辱，驱车返回。公子城想拉弓，华貊已经拉弓对准了他，公子城说：“有平公的神灵保佑我！”华貊一箭射出，箭从公子城和公子禄之间穿过。公子城想搭箭还击，华貊手疾眼快又拉满了弓。公子城怒斥道：“不让我还手，你卑鄙！”华貊撤下箭，公子城一箭射去，华貊应声倒下。张勺持戈向公子城冲来，公子城一箭射在张勺的腿上，张勺用戈砸坏了公子城的车轮。公子城又一箭把张勺射死。干犇请死，公子城说：“我替你向国君求情。”干犇答道：“不同战友一起死，那是耻辱，你就快点动手吧！”也死在战

场上。

华氏战败，退守南里，宋军把南里包围，华亥绝望地对华貆说：“我们不会完蛋。”经过商议最后决定派华登到楚国去求援，华貆率领十五辆战车、七十人护送华登突出重围，然后又冲回南里。

华登到了楚国，楚平王接见了，他，准备派遣越带兵救援。太宰犯劝谏说：“诸侯之中只有宋国事奉楚国，帮助宋国的叛臣攻击国君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！”楚平王说：“你言之有理，但说晚了，我已经答应了华登。”

越率领楚军来到宋都城外，派人进城对宋元公说：“我们国君听说你们宋国出了乱子，有臣下不服从命令，使贵国陛下不得安宁，我们准备把那些人带到楚国加以处罚。”宋元公生气地回答说：“我没有才能，使国内出了乱子，有劳贵国君主操心忧虑。如果贵国君主说‘我一定要帮助作乱的臣下’那孤唯命是听！不过，人们常说：‘不要经过歹人的家门’，宋国的臣子作乱作歹，希望贵国君主慎重考虑！”楚人听了这一席话感到不安，便静观时变。守卫宋国的诸侯军将领们商议说：“华氏困兽犹斗，会拼死抵抗；楚军无功，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他们齐心协力，对我们很不利，不如把华氏放走，使楚人得功，宋国也去掉了祸害，这是两全齐美之策。”于是，将领们请求放走华氏叛臣，元公答应了。宋元公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，华亥、向宁、华定、华貆、华登、皇奄伤、省臧、士平带族人逃往楚国。

宋元公任命公孙忌为大司马，边印为大司徒，乐祁为司城，乐大心为右师，乐輓为大司寇。至此，延续二年多的一场内乱才告平息。

二十年之后的宋景公时期，宋国又爆发了公子地和公子辰之乱。景公的异母弟公子地宠信蘧富猎，把他的家产分成十一份，给了蘧富猎五份。公子地有四匹白马，宋景公的宠臣向魑想要，景公把白马弄来，在马尾上染上红颜色给了他。公子地知道后很生